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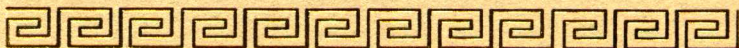
游国恩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学；中国文学史讲义 / 游国恩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1732-6

I. ①先… II. ①游…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
史—先秦时代 IV. ①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0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先秦文学》、《中国文学史讲义》分别据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

游国恩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732-6

2015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40 1/32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插页 1

定价：52.00 元

目录

先秦文学

叙	3
一 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	4
二 文学导源之两大要素	10
三 未有文字时之初民文学	16
四 种族战胜与文学之开幕	20
五 唐虞时代之文学	28
六 夏禹之功烈及夏代文学	34
七 商之文明渐进及其文学	44
八 周初文治之宏模及其文学	52
九 诗之来源及南风雅颂	62
十 诗之时代背景及其文艺	74
十一 春秋战国时之杂歌诗	84
十二 周之历史文学及晚周诸子	93
十三 楚辞之起原	103
十四 屈原	112
十五 宋玉及其他作者	121
十六 糅合南北之赋家荀卿	128

十七 先秦之小说	134
十八 秦之变古及其文学	142

中国文学史讲义

卷一

第一篇 导言	153
第一章 文学之界说	153
第二章 文学之起源	155
第三章 文学之流变	158
第四章 周以前之文学	163
第二篇 周文学	170
第一章 《诗经》史略	170
第二章 《诗经》之时代背景	173
第三章 论《周南》、《召南》	178
第四章 论十三《国风》(上)	183
第五章 论十三《国风》(下)	190
第六章 论《小雅》、《大雅》(上)	195
第七章 论《小雅》、《大雅》(下)	203
第八章 论三《颂》	208
第九章 《诗经》之文艺	216
第三篇 晚周文学	226
第一章 楚辞之起源	226
第二章 屈原	231

第三章 宋玉及其他	238
第四章 论楚辞之文艺	241
第五章 荀卿	244
第四篇 秦文学	247

卷二

第五篇 西汉文学	253
第一章 楚声与汉初文学	253
第二章 贾谊与辞赋之渐变	256
第三章 文景间诸王宾客之文学	259
第四章 武帝及诸臣之文学	268
第五章 司马相如	276
第六章 新声乐府及五言诗之成立	283
第七章 武宣以来民歌之发达	291
第八章 宣成间之作者	299
第九章 扬雄	307
第六篇 东汉文学	313
第一章 东汉初期之文学	313
第二章 明章间之赋家	318
第三章 和顺间之辞赋及其诗	326
第四章 桓灵以来之作者	335
第五章 建安七子	344
第六章 七子以外诸家之文学	355
第七章 东汉之乐府歌辞	362

卷三

第七篇 三国文学	375
第一章 魏武帝及魏文帝之文学	375
第二章 陈思王	382
第三章 明帝及其他乐府	389
第四章 正始玄风与嵇阮	393
第八篇 两晋文学	405
第一章 武帝时之文学	405
第二章 太康永嘉之际文学之极盛	415
第三章 左思及其他	425
第四章 东渡以后之作家	431
第五章 陶潜	438
第六章 回文诗及乐府歌辞	447

卷四

第九篇 宋文学	459
第一章 宋初文学与南朝风尚之转捩	459
第二章 颜延之与谢灵运	465
附录 左传讲稿	472

游国恩先生学术年表	游宝璋	517
《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简论	翟景运	521

先秦文学

叙

叙曰，今之所谓文学史者，亦孳乳而浸多矣。自推涉猎有限，乃复尤而效之，以攘恟愁之消，是亦不可以已乎。窃念晚近士风，绝类朱明，著书之易，殆又过之。尤于文学史类之书，不为其难，为其易，直可旦受命而日食时上。大抵荏懦者标新以逢时，浅陋者护短而取巧。逢时则事事可以傅会，而庸众悦矣；取巧则一切可以抹煞，而成书易矣。呜呼，修辞而不立其诚，道术将为天下裂，此亡国之征也。世好丁君邮书来，为商务馆主人征稿，限以一月之期。既谨谢不能，而敦迫再三，为展期四十日，遂匆匆写成此编。世无淮南，天下著书有若是之易者乎？橐笔自讼，疚愧实多。所自信者，不敢不勉于诚而已。然弗能标新，又弗能护短，世之人苟以斯义责之，余何敢辞？癸酉仲冬月二十七日识于青岛寓庐。

一 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

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今综约诸家之说，不外广狭二义。

余杭章君曰：“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类，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此广义之文学论也。阮元《书〈文选序〉后》云：“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又曰：“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

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之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又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参阅《掣经室集·文言说》、《文韵说》、《学海堂·文笔策问》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篇。）此狭义之文学论也。

今按由前之说，则一切表谱簿录之类皆得为文，由后之说，则虽经传子史亦不得为文。（按阮氏谓三者不可专名之为文，虽若语有斟酌，实则排斥之于文外。）斯二说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皆不能无偏。请伸其义。章君论文，盖以文字为准，不以彬彬为准。以为文字者本以代言，各当其用。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故又曰：“以是为主。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文气文德皆为末务。”夫沿波讨源，其论诚为有见；然枝派既分，自不可一概而论。盖今之所谓文辞文章者，正以其有文有章也。夫曰文，则辞采斐然尚矣；曰章，则节奏低昂尚矣。如此，则表谱簿录之无句读者，例不得与。故今日论文，而欲尽撤辞华声音之藩，艺文学术，一切并包，则茫无畔岸，将使学者望洋兴叹，无所适从矣。此蔽于实之过也。若夫阮氏之论，专主乎文艺声色之事，则又误信昭明率尔之言。（昭明选例多有可议，前人已有辩正。）不知《典论·论文》，已以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举，挚虞《流别》，李充《翰林》，今可见者，其范围亦至不隘，陆士衡晋初作者，而《文赋》所标，亦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之目。几见其必皆沉思翰藻，非清言质说者耶？且迹诸家所列，奏议碑诔，史派也；论说之篇，子派也，又安见子史之文皆不得为文，如阮氏之所云也？刘彦和与昭明同世，其《文心》一书，自《明诗》以

至《书记》，凡二十篇，所包者尤广。此又何说？且即《文选》论之，三十七类中除其可以合并者，为类犹繁。其间子史之文亦多矣：贾生《过秦》，本出《新书》；（按《史记》录其文凡三见。）魏文《典论》，宁非子派？以矛攻盾，彼已无以自解。阮氏乃从而发之曰，立意为宗之文非文也，故不选也。“史论”“上书”，直录史传；碑志行状，亦其支流。是与所谓“旁出子史，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者”，又牴牾矣。阮氏又从而发之曰，传志记事之文非文也，故不选也。且如其说，入选之文，宜无有清言质说，佶屈为病者，按之实际何如乎？又所云如文言之奇偶相生，音韵相和者，（按阮氏之论文韵，不限于句末。见《文韵说》）入选之文果皆然乎？夫阮氏欲自尊其说，是以标举《文言》，不知此适其所谓说经之文也。必拘有韵为文之说，则凡禅门偈喝，方技歌诀，与夫蒙童讽诵之言（古者《凡将》、《急就》一类小学之书准此），教坊优倡之语，何莫非文？况东汉以前之文，又泰半不可以有韵无韵分者乎？是知昭明之说，特六朝人一时习尚之偏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声律》、《丽辞》等篇，或张宫商之论，或畅偶俪之说。而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更合之云：“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灵摇荡。”凡此并与沉思翰藻之义相通。）本未可据为定论也。不然，则以后世学术日分，辞章日富，派别既多，决择匪易。萧氏既哀录总集，又不能不以之入选；而心或违之，遂复存其论文之见解于序中，而不觉其自相违逆者，亦势不可也。阮氏不察，遽欲执此以为衡准，不亦惑乎？此又蔽于名之过也。

虽然，六朝文家之所以倡文艺论者，固亦有以。《周礼·考工记》：“画绘之事，青与赤，为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释

名·释言语》云：“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夫文章以绘事乐章为本训，则其为艺事复何待言？（《易·系辞传》下亦言：“物相杂，故曰文。”）故《广雅·释诂》训文为饰；《文选·七启》“御文轩”，注亦训文为画饰；而《礼记·月令》“文绣有恒”，郑更直训为画。（《说文》别有“彡”、“彰”字，从彡。彡，毛饰画文也。义亦相类。段玉裁以为“文”、“章”其省文。）《诗大序》云“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亦云：“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又云“省其文采”，注云：“文采，谓节奏合也。”证知文章之道，通乎艺事，实兼声色二者之所有。六朝文家之好言声律与偶俪者，殆亦有见及此耳。窃尝论之：齐梁诸人之以艺事衡文，盖亦恶夫冲淡之辞，醉心华饰之语耳，本未可以厚非也。独因此而遂悍然摈诸文字之稍质朴者于文学之外，则昧于古今学术源流之过也。章学诚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沮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文史通义·诗教》上篇）观于此，则今世之所谓文学者，莫非古者专门著述之支流遗裔，本以附庸，蔚为大国；若强为区画，使云仍与高曾分庭相抗，甚且数典而忘祖，奚可哉？

然则文学之范围宜如何？曰：学术之不能不分而为辞章者，势也；辞章之不能与经传子史完全绝缘者，亦理也。知后世经义之文之出于经学，则不能排“六艺”；知传记之出于史学，则不能排《左》、《国》；知论辨之出诸子，则不能排《庄》、《列》。先秦之文学，

即在专门著述之中，固未可以决然舍去也。抑余有说焉：西汉以降，文章渐富，著作始衰；迄于萧梁，文集著录，已成定例。故由今日论之，文学者，以孳子而亢宗；著作者，虽不祧而自替者也。由斯而谈，先秦之文若“六艺”，其中如《诗》固无论矣。其《易》、《礼》、《春秋》，未可以文论也。《书》以道事，虽不以文为本，要为记言之文所自出，自在叙述之范围。《左传》、《国语》、《国策》，虽属史家之言，而实兼文词之美，尤不可以勿道。（《公羊》、《穀梁》二传专主释经，且汉世始著竹帛，亦不能以先秦之文论。）其诸子，若墨翟之书，文辞朴拙；名家之言，专在辨析；（其伪书自不必论。）杂家之文若《吕览》，虽间有可取，俱可从略。（兵家、方技准此。）惟道家则庄周绝胜，（其伪书今亦不论。）儒家则孟、荀杰出，法家则韩非为尤，与夫小说家之《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并从《四库》著录。）皆宜混其畛域，列入文疆。盖于较大范围之中，仍寓以文辞为主之意。（《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书虽不能以文辞论，实为后世小说之祖。）非苟为调和之论也。总之，先秦之文，类属专门之书，兼采则势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碍。大抵择其情思富有，词旨抑扬，乃与后世之文有密切关系者述之，则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文学史于类为专史，古无是书；其性质稍相近者，有若唐裴孝源之《贞观公私画史》，宋米芾之《书画史》，朱长文之《琴史》，明陶宗仪之《书史会要》，朱谋壺之《画史会要》，清初姜绍书之《无声诗史》，或统纪列朝，或断取一代，皆专述一艺，明一事，而有史名者也。近世善化皮氏作《经学历史》，体裁章目与今日流行之文学史极相似，此又学述史中之专史也。若夫论文之书，如《诗品》、《主客图》、《诗派图》等，或评述历代，或单举一派，虽无史之名，实则文学批评史或流别史之类也。（《文章流别》、《文章缘起》等书但主文

体,不依时代。蔡传《历代吟谱》又止列作者名字,并与文学史不合。)

文学史之号为专史者。盖对普通历史而言,与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等史同科。顾其中又可分为三类:一曰文学通史,如中国文学史,日本或西洋文学史等是也。二曰断代文学史,如先秦文学史,汉魏六朝文学史,中古或近代文学史等是也。三曰分类文学史,如辞赋史,小说史,骈体文学史,词曲或戏曲史等是也。又有断代而兼分类者,如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唐诗史,明清制艺文学史之类是也。夫我国历史至长也,作家与篇章至夥也,其间文学与学术政治社会种种关系尤至复杂,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学史者,贵得其要。其要维何?如说明文学之变迁及其盛衰之状况也;推求文学变迁与盛衰之因果也;考证篇章之真伪及其时代之先后也;评断文学之价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学史家之所有事也。苟能明其体要,观其会通,取材当而别择精,然后运其识力,提纲挈领而叙论之;虽万派奔流,而穷原竟委,读者可一览而尽也。如此,庶可以无大过矣。

二 文学导源之两大要素

文学者，不凭虚起。推原其故，则人生不堪内外之压迫实使之。何谓内？天赋情感是也。何谓外？生活环境是也。斯二者，内外相应，消息相通，非截然两事也。本此二义，则文学起原之故可得言焉。

一、情感之冲动 人类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七情也；有情斯有感，有感斯有应，应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言，而后有文辞。故《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此音乐起原论也，亦即文学之起原论也。《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乐记》稍异。）此诗歌起原论也，亦即舞蹈起原论也。诗也，乐也，舞也，分流而同源，异辙而同归者也。盖感而为声，咏而为诗，（初民止有讽咏之诗，无著于竹帛者。说详下章。）动而为舞，节而为乐，而莫不由于情感之冲动，特其进展之程序微有异耳。古者诗必入乐，乐必有舞，三者相连，未尝或间，殆以此也。刘彦和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篇）又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